

關於動量詞“度”的來源*

劉潔**

〈目 次〉

1. 序言
2. 關於動量詞“度”的來源
 - 1) 先秦兩漢時期“度”常見的名詞、動詞用法
 - 2) “數詞+度”結構中“度”動詞義用法的考察
 - 3) “數詞+度”結構中“度”名詞義用法的考察
3. 關於動量詞“度”的發展演變
 - 1) 魏晉南北朝時期
 - 2) 唐宋元明清時期
4. 小結

1. 序言

丰富的量詞是漢語的一个重要特点，雖然量詞體系中既有名量詞也有動量詞，但學界關於量詞的研究向來重名量輕動量。儘管有關動量詞研究的學術成果日漸丰富起來，但有關動量詞的具体研究還有待于進一步深入，尤其是對於個體動量詞的准确而翔實的歷時共時發展演變的研究。

事實上，如果單個動量詞的歷時共時發展演變研究能够得到准确翔實而深入地展開，動量詞體系的整體發展演變面貌就能得到更全面而准确的描寫分析。

本文之所以選擇動量詞“度”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學界對“度”的產生發展演變尚無專文研究成果，而在考察了一定的歷史文獻資料后，我們發現對於動量詞

* 이 논문은 2019학년도 서울여자대학교 교내학술특별연구비의 지원을 받았음.

** 서울여자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부교수

“度”的來源，學界的普遍看法還有待于商榷。關於動量詞“度”的來源和發展情況，劉世儒先生(1965)『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中認為動量詞“度”來源于動詞義“度(渡)過”，自此以後，學界几乎一致認同劉先生對動量詞“度”的看法并在相關研究中相繼引用，從而涉及到動量詞“度”的來源和發展情況的研究至今仍無所進展。故此，本文將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竭力求于全面而詳盡地考察歷代不同性質的文獻資料，以求為探尋動量詞“度”的來源和發展提供盡可能準確而翔實的文獻資料，並期待能進一步清晰地認識動量詞“度”的產生發展演變面貌。

考察前人的研究成果，目前學術界關於動量詞“度”的研究並沒有單篇論文，但在一些有關動量詞的斷代以及專書研究中有涉及動量詞“度”的內容，具體情況如下。

王紹新(1997)「從幾個例詞看唐代動量詞的發展」一文中指出動量詞“度”在唐朝時期有很大發展，其使用大大超過了“過”，並且還指出“度”稱量的動詞義類與新興動量詞“回”大同小異。

李建平(2003)「唐五代動量詞初探」一文中指出動量詞“度”盡管在南北朝時期已經成為通用的動量詞(無色量詞)，但并不常見，到唐五代時期它才得到了廣泛地使用，並且在句法功能上也有了很大的發展。

庄素真(2007)「一組專用動量詞的發展演變研究」一文中對動量詞“度”的產生以及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做了比較詳盡的研究，指出動量詞“度”在唐代得到了極大地發展，至宋以後，其使用情況逐漸衰弱。

南北(2014)「論中古和近代漢語的高頻動量詞」一文中指出魏晉南北朝時期漢語高頻動量詞是“遍”、“度”、“過”；晚唐五代時期漢語高頻動量詞是“遍”、“度”、“回”；元明清時期漢語高頻動量詞是“遍”、“次”、“回”。

另外，賀芳芳(2005)『齊民要術』量詞研究，伍翠亭(2014)『肘後備急方』量詞研究中也列舉了動量詞“度”的用例。

以上著述無論是斷代研究，還是專題，專書研究，都對動量詞“度”的使用情況以及歷時發展演變有所論述，但並未能全面準確地描述動量詞“度”的產生及其具體發展演變面貌，因此本文將結合具體文獻典籍定量定性地考察“度”的具體使

用情況。

首先，我們將利用語料庫的資料¹⁾，分別檢索不同時期的不同性質的各類文獻典籍，然后把通過檢索所得到的所有“度”出現的文句，進行進一步甄別處理，其中和數量詞連用的“度”，注意考察分析，根據其在句中的語義語法功能，考察其作為動量詞的用例并最后加以整理查核，對比分析。我們希望通過對動量詞“度”在不同時期不同性質文獻典籍中的定量定性地考察分析描寫，進一步清晰而準確地認識動量詞“度”的產生發展演變面貌，管窺一豹，為漢語史動量詞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幫助。

2. 關於動量詞“度”的來源

關於動量詞“度”的產生，如前所述，目前學界几乎一致認同劉世儒先生(1965)『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中的“動詞說”觀點，即認為：“度”作為動量詞，是由“度(渡)過”義引申出來的。論來源，它和“過”可以說是一路的，論語義也沒有多大的差別。

而除了“動詞說”觀點外，還有庄素真(2007)「一組專用動量詞的發展演變研究」一文所持的“名詞說”觀點。作者認為：古代把周天劃分為三百六十五度，動量詞“度”即來源于表躔度的單位名詞。天體運行一度和人行走一次，都發生了空間位置的移動，基于這種相似性，通過隱喻機制的作用，人的行為動作便可以用“度”來計量。

無論是“動詞說”，還是“名詞說”，對於動量詞“度”產生的具體情況和過程在前人上文的著述中均未給出足夠的例證，也尚未加以具體詳細地說明。下面我們就將結合檢索語料庫所得到的文獻例句以及學者們的研究成果來具體分析“度”的產生發展使用情況，試以探討動量詞“度”產生的來源，過程和時代。

1) 我們所檢索的語料庫為：語料庫在線古代漢語語料庫(<http://corpus.zhonghuayuwen.org/index.aspx>)，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古代漢語語料庫(<http://ccl.pku.edu.cn/corpus.asp>)，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文獻資料庫(<https://ctext.org/zhs>)。

1) 先秦兩漢時期“度”常見的名詞、動詞用法

『說文·又部』：“度，法制也。從又，庶省聲。”“從又”即“從手”，古代多用手、臂等來測量長度，『說文解字注』：“度，法制也。——古者五度，分、寸、尺、丈，引謂之制。”『漢書律歷志上』：“度者，分、寸、尺、丈、引也。”

先秦兩漢時期，由“度”的本義，引伸出和度量有關的多种名詞義以及動詞義。

- (1)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尚書·堯典』）
- (2) 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左傳·昭公四年』）
- (3) 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賈誼『論積貯疏』）
- (4) 群臣惊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戰國策·燕策』）
- (5) 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國語·吳語』）
- (6) 紫宮持斗而左旋，日移一度，以周于天。（『淮南子·天文訓』）

例(1)義指“(堯和部落長老們)協調四季日月訂正時辰，統一音律和度量衡”，其中“度”義為“度”，指代計量長短的標準單位的名称，如上所述，“度”包括“分、寸、尺、丈、引”五種。

例(2)句義指“百姓不能放縱，法制不能更改”，其中“度”義為“法制，法度”。

例(3)句義指“生產東西有時節的限制，而消費它却沒有限度，那么社會財富一定會匱乏”，其中“度”義為“限度，標準”。

例(4)義指“(秦國的)群臣都惊呆了，事情突然發生，意料不到，大家都失去了常態(平常的胸襟器度)”，其中“度”義為“胸襟，器度”。

例(5)義指“擾亂百事，禍害吳國”，其中“度”義為“准則”，“百度”即指“各种法制准則”，這裡可引申為“百事”之義。

例(6)義指“紫微宮持北斗而向左旋轉，每天運行一度而環繞了一周天”，其中“度”義指“天體(太陽)運行的單位”。『尚書·堯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孔穎達疏：“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

另外，“度”因為是計量事物長短的標準單位，故与“計量，度量”等動作具有密

切的關係，進而“度”又可引申指“度量”這一動作。而“度量”這個動作是從一個固定點開始，向另一個固定點延伸。通過相關聯想的隱喻，人們從空間中的某一點出發向另一點移動，行進的動作也可稱“度”，所以“度”又可引申出“度過，渡過，越過，通過，穿越”等意義。

- (7) 時遲遲其日進兮，年忽忽而日度。（『楚辭·劉向·九嘆·惜賢』）
 (8) 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漢書·卷四八·賈誼傳』）
 (9) 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史記·卷九四·田儼傳』）

例(7)義指“時光(看似)徐徐地一天天過去，年月(却)轉眼飛逝而過”，其中“度”指“度過”。

例(8)義指“如果治國的制度不確定，就好比渡河的時候丟失系繩和船槳，在渡到一半時遇到風波，船一定會翻沉”，其中“度”指“渡過”。

例(9)義指“使用蒯通的計策，越過平原，襲擊攻破齊國歷下的軍隊”，其中“度”指“穿越，通過”。

考察上古先秦兩漢文獻典籍，“度”共出現3770次，因為動量用法用于“數詞+量詞”結構，因而我們整理了“度”用于“數詞+度”結構的用例，共434例，其中既有動詞義的用法，亦有名詞義的用法，但總體來說，以名詞義為主，下面我們將加以具體說明，借以探求“度”動量詞用法的產生。

2) “數詞+度”結構中“度”動詞義用法的考察

考察上古先秦兩漢文獻，“度”動詞義用法用于“數詞+度”結構的例證共有以下2例。

- (10) 舜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奸軌，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史記·五帝本紀』）
 (11) 診有十度，度人脈度，藏度，肉度，筋度，俞度。陰陽氣盡，人病

自具。(『黃帝內經·方盛衰論』)

例(10)義指“舜又說：‘皐陶，蠻夷侵擾中原，搶劫殺人，在我們的境內外作亂，你担任司法官，五刑要使用得當，根据罪行輕重，大罪在原野上執行，次罪在市、朝內執行，同族人犯罪送交甸師氏處理；五刑寬減為流放的，流放的遠近要有個規定，按罪行輕重分別流放到四境之外、九州之外和國都之外。只有公正嚴明，才能使人信服。’”此例句中的“五度”可直譯為“五次衡量裁度(按罪行輕重進行流放)”，亦即“多次衡量裁度后流放”。

例(11)義指“診法有十度，就是量人的脉度、臟度、肉度、筋度、俞度，探度它的陰陽虛實，對病情就可以得到全面了解。”此例中“十度”指“十種衡量方法”。²⁾

如上可見，“度”的動詞義用法用于“數詞+度”結構時，具有明顯實在的動詞義，并未有虛化為動量的趨勢。而結合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可知，學術界一致認同“度”的動量用法來源于其“度(渡)過”動詞義，被廣泛引用的例証如下。

(12) 策數度水戰，不能克。(『三國志·吳書』)

此例即學界常常用來引証“度”動量詞用法出現的最早用例，也是唯一的用例。對此，我們持否定看法。我們認為例(12)義指“孫策數次渡水作戰，但均不能攻克”，其中“度”是“渡過”義。

首先，從“度”的語義語法功能來看，此句中“度”仍具動詞“渡過”義，乃用于“動

2) 清·高士宗『黃帝內經素問直解』注釋十度是，一曰度人，二曰度脉，三曰度藏，四曰度肉，五曰度筋，六曰度俞，七曰度陰陽氣盡，八曰度民，九曰度君，十曰度卿。認為“十度者：一曰度人，人之貧富，性之緩急也；二曰度脉，脉之大小，至之遲數也；三曰度藏，臟之虛實，氣之從逆也；四曰度肉，肉之肥瘠，體之盛衰也；五曰度筋，筋之強弱，力之多寡也；六曰度俞，腑俞臟俞，上下出入也；七曰度陰陽氣盡，陰盡而初陽生，陽盡而一陰始也；八曰度民；九曰度君；十曰度卿，民君卿皆人也。民不得同于卿，卿不得同于君，就其心志而揆度之，此五診之有十度也”清·張志聰『黃帝內經素問集注』認為，“此言持診之道，四時五診之外，而更有十度也”十度是指一度人，二度藏，三度肉，四度筋，五度俞，六度陰陽氣，七度上下，八度民，九度君，十度卿。兩者具體內容略有不同，但都是在充分考慮中醫基本特點基礎上，提出了診斷技術、目的和法則融合為一體的中医診斷理論框架結構。

詞+賓語”結構。

具體來說，例句中“度”后的名詞性成分“水”的出現，使“度”更具有動詞性意味，“數度水戰”，即“數次渡水作戰”。而學者們之所以會認為此處“度”已是動量用法，是把“水戰”看成“狀中”結構的動詞詞組，解釋為“水上作戰”，從而把“數度”重新分析為“數詞+量詞”結構，認為該句義為“數次水戰”。但實際上，結合該句前后文的語境³⁾，并考察當時的史實可知，當時敵方固守城池不出戰，而孫策在錢塘江一方，必須要渡水進行陸戰，而不是雙方在錢塘江上進行水戰(水上交戰)。故而無論是從語義環境上，還是從語法功能上，我們都認為此例句中的“度”仍具有“渡過”的動詞實義，尚未虛化為量詞。

其次，從動量詞語法化過程上來看，“度”的“渡過”動詞義虛化為動量詞的語法化過程理據不足。

動量詞語法化的過程，是實詞虛化為量詞的過程，這一變化過程中不僅要有“數詞+量詞+動詞”或者“動詞+數詞+量詞”這一結構的頻繁出現，更需要有符合前后語境的實詞自身語義的不斷虛化，這一過程是漫長的，循序漸進的，是一種漸變，而並不是一種突變，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考察“度”的文獻用例，“度”用為“渡過”動詞義時，在浩如烟海的先秦兩漢及魏晉文獻典籍中，僅除了上文一例外，再无第二處用于“數詞+度+動詞”或“動詞+數詞+度”的用例，而至魏晉時

3) 原文為：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于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眾為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罌缶數百口澄清飲水。”至昏暮，羅以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楊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譯文：孫策擊敗劉繇，平定各縣，隨即進攻會稽，并派人請叔父孫靜，孫靜帶着家屬與孫策在錢塘會面。當時會稽太守王朗在固陵抵禦孫策，孫策幾次渡水作戰，都不能取勝。孫靜于是對孫策說：“王朗凭險固守城池，很難馬上攻破。從這里向南數十里是查瀆，是通向會稽道路的要害之地，應當從那里進入王朗的后方，這正是兵法上講的：‘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我得親自率領軍隊作為先鋒，一定能將擊破王朗。孫策採納他的建議，假意命令全軍說：‘近日來連雨水渾，兵士喝了這些水大多腹痛，命令趕快備置瓦缸數百口澄清飲水。’到黃昏時分，点燃許多火把，作為疑兵，來迷惑王朗。然后，派出一支部隊從查瀆道進襲高遷屯。王朗大驚，派遣前丹楊太守周昕等人率領軍隊前來迎戰。孫策打敗周昕等人，將周昕斬殺。王朗逃走，虞翻追隨，掩護王朗，乘船渡海逃到東冶。孫策追擊他們，大敗王朗軍，王朗只好向孫策投降，孫策于是平定會稽。)

期，“度”就直接出現了動量詞用法，也就是說這一例既是“渡過”義動詞“度”產生動量詞“度”用法的開始，又是“渡過”義動詞“度”用于動量詞“度”用法的過渡和完結，而這，是不符合動量詞語法化規律的。因此，我們認為例(12)中的“度”並不是動量詞用法，“度”的動量詞用法也並不是來源于其表“渡過”的動詞義。

另外，劉世儒先生(1965)還認為動量詞“度”的來源和“過”是一路，語義上也沒有什麼區別。但就筆者對動量詞“過”產生發展情況的考察來看，動量詞“過”經由動詞“經過”義虛化為動量詞表“次”義的過程是清晰可尋，循序漸進的，而動量詞“度”却并非如此。

關於動量詞“過”的產生來源，筆者在「再談動量詞“過”的產生、發展及其相關問題」(2018)一文中有詳盡的考察，這裡簡述如下。兩漢時期，因受動詞“過”自身語義特點以及其前后常用語法結構的影響，“過”作為動量詞的用法逐漸產生。也就是說動詞“過”本身有可以自量動作的語義特征，加之“數詞+過+動詞”或者“動詞+數+過詞”這一結構的使用，為“過”從動詞過渡到動量詞提供了良好的契因，再經過重新分析和語法化，“過”最終產生了動量詞的用法。詳見下文例句。

(13) 吾少時再三過見烟肢，今日始視紅藍，後當為足下致其种。(『史記·匈奴列傳第五十』)

(14) 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无久恩公為也。”(『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例句(13)中“吾少時再三過見烟肢，今日始視紅藍”一句，前后文互相照應，“少時”對“今日”，“再三過”對“始”，“見烟肢”對“視紅藍”，可見“再三過”與“始”同時作為狀語修飾后面的動詞，由此可見“再三過”表數量，“再三”本身即“多次，多數”之義，“過”的意義可以看成是“經過”，但如果側重前后結構的對稱，我們可以把“過”重新分析為表量的“次”之義。而且無獨有偶，我們不僅發現了“再三過”的其他用例，還發現了能為我們重新分析提供証據的其他文獻資料。

例句(14)中有“率不過再三過”一句，其中亦出現“再三過”。該句語義我們可以理解為“大概不超過兩三次經過”，同時也可以重新分析，把動詞“不過”后面的

“再三過”看成一個整體部分，其中“過”同上(13)用為動量詞表“次”義，即該句可理解為“大概不超過兩三次”之義。而讓我們可以更進一步認定“過”在“再三過”結構中可以分析為動量詞用法的證據是，我們在其他文獻中亦檢索到了該段文字的另一個版本，其中“再三過”只用為“再三”，且考察歷代文獻，“再三”表達多數，多次義常用，故而我們可以進一步斷定“再三過”即可表“再三”的“多次”義，“過”即可表“次”。

- (15) 賈常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与其子約曰：“過汝家，給人馬酒食，極歡十日。有寶劍直百金，所死家得寶劍一。歲中往來，及過他家，卒不過再三。”（『前漢紀·高后紀卷第六』）

例句(15)中文段所述內容同(14)，記述陸賈的言行，其中“卒不過再三”雖文字精簡，但義同“率不過再三過”，“再三”即是指“再三過”。

由上可見，動詞“過”本義表“經過，度過”，這一動作既可以瞬間完成，又可以持續完成，是一個動作完成時間和動作完成次數可以計量的動詞，這時當“過”前面加上數量詞時，這一結構亦可以表示動作完成的時量和次量，進而當其前後又有其他動詞一起出現的時候，這時“過”本身表示動作完成過程的語義就很可能會漸漸得以虛化，如果該結構反復出現，經過語法化過程，此時的“過”可以認為就已經具有了動量的用法。

對比上述動量詞“過”的產生和發展情況，可以發現動量詞“度”來源於“渡過”動詞義的用例，僅此一處，並沒有歷時上的銜接和過渡，故而對於“度”和“過”來源是一路的看法，我們不可苟同。

3) “數詞+度”結構中“度”名詞義用法的考察

語法化理論認為，一個實義詞演變為動量詞之後，原來的實詞義並沒有完全消失，動量詞會或多或少地保留原來實義詞的特征。實義詞演變成動量詞的過程，是其詞義從具體演變到抽象，從個別演變到一般的過程。實詞義和虛化後的

引申義之間的聯系越緊密，動量詞的動詞痕迹就越明顯，可稱量動詞的範圍就越窄，反之則越寬。另外，從語法結構方面來看，動量詞常出現于“數詞+量詞+動詞”或者“動詞+數詞+量詞”結構，而通過檢索上古以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各種文獻資料可知，适用于上述結構的“度”的動詞義用例絕無僅有，相反“度”作為計量天體太陽運行單位的名詞義使用時，在上古文獻中多處出現，且多出現于“動詞+數詞+度”結構。結合語料，我們試圖在語言歷史的長河中探尋“度”動量詞用法逐漸產生發展演變的軌迹。

事實上，庄素真(2007)已經提出了動量詞“度”來源于“名詞”的觀點，但可惜的是，作者並沒有給出足夠的例証以及論述，而只簡單地提及說“度”在來源上与“次”是同一類，虛化的機制和過程類似，此不贅述，并且庄素真在引証“度”動量用法的用例時，同樣引用了本文的例(12)作為“度”動量詞用法的例証，可見學界對於“度”動量用法來源的例証并未有足夠的重視和進一步研究。這裡本文將結合語料具體探討“度”動量用法來源于其名詞義的具體產生發展過程。

在上古先秦兩漢文獻典籍資料中，“度”用于“數詞+度”的名詞義用法共出現446例。

- (16) 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管子·君臣上』）
- (17)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管子·明法解』）

例(16)義指“衡石的稱計是統一的，斗斛的量度是統一的，丈尺的標準是統一的，武器的規格是統一的，書寫文字相同，車轍寬窄相同，這是最正規的規範。”其中“一度”是指“規格統一”，“度”義為“標準，規格”。

例(17)義指“明君，統一法規，建立準則，而且堅決地維護它們。”其中“一度量”即指“統一法規”，“度”義為“法制規定”。

類似例(16)、(17)，“度”用為“法制，標準，規定”名詞義，能和數詞結合使用所見用例21例。

“度”作為“天體運行單位”的名詞義用于“數詞+度”結構時共有399例。

- (18) 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史記天官書』）
- (19) 鶉首，初井十六度，芒種。中井三十一度，夏至。（『漢書律歷志下』）
- (20) 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晝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月一日一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晨鳥飛相類似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也。（『論衡·說日』）
- (21)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史記·太史公自序』）

例(18)義指“(金星)在東方晨出順行(行遲)，每日行半度，行一百二十日，計六十度。上極而反以後，向東行，每日行一度半，行一百二十日，計一百八十度。前後合計為二百四十度”，其中“度”義即為“度(天體運行單位)”。

例(19)義指“井宿星(鶉首)所在位次，太陽運行到井宿星初始16度時，是二十四節氣中的芒種時節，太陽運行到井宿星中間三十一度時，是二十四節氣中的夏至時節”，其中“度”義同例(18)表天體運行單位。

例(20)義指“天，每天運行一周，太陽每天運行一度是二千里，白天運行一千里，夜晚運行一千里。麒麟白天也跑一千里。那麼太陽每天運行的快慢跟麒麟跑的速度差不多。月亮每天運行十三度，十度是二萬里，三度是六千里，月亮一天一夜要運行二萬六千里，跟早晨飛來的野鴨飛行速度差不多。天運行三百六十五度，乘積共七十三萬里。”其中“度”義為“度”，同前文例，亦指太陽運行的單位。但在例(20)中，引起我們興趣的是“日行一度二千里”的表達結構，“太陽每天運行一度是二千里”，其中“一度”本是太陽運行的度數，這一度數也是運行的結果，也就是說“度”本身即可表示運行的結果，而這一結果其實是太陽運行一下，運行一次的這個過程的結果，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一度”這一結果即可計量運行這一動作的過程，因此例(20)中的“度”譯為“次”也是合乎情理的。

例(21)義指“陰陽家認為四時，八位，十二次，二十四節令各有一套宜，忌規定”，其中“度”義為“次”。“四時”即春夏秋冬四個季節，“八位”是指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八個節氣名稱。這八個節氣，是二十四

節氣中最重要的節氣。“十二度”是指古代天文學家爲了說明日月五星的運行和節氣的變換，把黃道附近一周天按由西向東的方向分爲的十二個等分，稱“十二次”，分別是：星紀、玄枵、娵訾、降婁、大梁、實沉、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史記』裴駟集解引張晏曰：“十二度，十二次也。”這裏“度”即“次”，當然二者都是表示天體運行的單位，還具有明確的實在意義。但這也爲“度”和“次”過渡爲動量詞提供了語義上的虛化條件，如上例(20)，“度”，“次”即可表示天體運行的結果，同時也是天體運行的過程，這一過程本身即意味着這一結果的完成，進而我們可以認爲“度”，“次”可以計量運行這一動作。

無論如何，在例(18)至例(21)中，“度”表天體運行單位的名詞義還具有十分實在的意義，但檢索語料，我們發現在下面“一度”的用例中，“度”已經不具有表天體運行單位的名詞義。

- (22) 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則韓輕一度，主卑矣。（『戰國策韓策韓三或謂韓公仲』）
- (23) 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故准循繩，曲因其當。（『淮南子·原道訓』）
- (24) 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淮南子·主述訓』）

例(22)義指“如果韓國跟隨魏國去討好秦國，韓國就成了魏國的附庸，必將受到輕視，君主的地位就降低了”，其中“輕一度”直譯的話，可以理解爲“被輕視一個位次”，“被輕視一個層級”等。

例(23)義指“因此聖人一貫遵循法度，不輕易改變適宜的常規，遵循法度准則，盡力依順事物的本性。”其中“一度”義爲“一貫，一旦，一直”，直譯的話，可以理解爲“一個標準地”，這裏不難看出“度”的具体實在的名詞意義已經某種程度上很難獨立出來了，“一度”作爲一個整體單詞使用更爲適宜。例(24)亦如此，義指“清靜而不浮躁，堅持自然法則（一個標準）而不動搖”。

類似上述例(22)，(23)，(24)中“一度”的用例在檢索語料中共出現7例。我們認爲這7例至關重要，其中“一度”的意義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已經發生了固化，

“度”具體實在的名詞義已經很難剝離出來，而“一度”用于“一度+動詞”結構，用來修飾限定其後的動作的一致一貫性，從而具有了“一次性地”意味。

由上文例證我們不難發現，處於“行/移+一度”以及“一度+動詞”這一動量語法結構中的“度”其具體實在的名詞義均可以被分析為表示計量動詞的結果和完成的次數，已經具有了虛化和被重新分析的條件和可能性。

另外，通過檢索語料庫，我們發現在兩漢時期的道教經典，醫藥典籍語料中，“度”的名詞義有了更進一步的虛化，類似用例共有17例。

(25) 以德治者，進退兩度也。（『太平經·服人以道不以威訣』）

例(25)義指“以德來治理的話，可進可退，兩向自如”，其中“度”的意義靈活度較大，“兩度”可以解釋為“兩種選擇，兩方（兩級）發展，兩次”。

(26) 欲知背俞，先度其兩乳間，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半已，即以兩隅相拄也，乃舉以度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齊脊大椎，兩隅在下，當其下隅者，肺之俞也。得下一度，心之俞也。夏下一度，左角肝之俞也，右角脾之俞也。夏下一度，腎之俞也。是謂五藏之俞，灸刺之度也。（『黃帝內經·血氣形志』）

例(26)義指“要想知道背部五臟俞穴的位置，先用草一根，度量兩乳之間的距離，再從正中對折，另一草與前草同樣長度，折掉一半之後，拿來支撐第一根草的兩頭，就成了一個三角形，然後用它量病人的背部，使其一個角朝上，和脊背部大椎穴相平，另外兩個角在下，其下邊左右兩個角所指部位，就是肺俞穴所在。再把上角下移一度，放在兩肺俞連線的中點，則其下左右兩角的位置是心俞的部位。再下移一度，左角是肝俞，右角是脾俞。再下移一度，左右兩角是腎俞。這就是五臟俞穴的部位，為刺灸取穴的法度。”

其中“得下一度”是指把用草做成的三角形的上面的角向下移動一下（次），移動到兩肺俞連線的中點。“夏下一度”，就是在此基礎上再次向下移動一下（次），此例文中“度”絕對不是表示天體太陽運行的單位，是表示“向下移動”的結果“一

度”，同前例(20)，“一度”即是移動的過程，也是移動的結果，加之“度”用于“動詞+數詞+度”的結構，這就使“度”更具有了計量動作行為結果的動量的意味。而類似用法在『黃帝內經』⁴⁾，『難經』中繼續出現。

- (27) 黃帝曰：愿聞營衛之所行，皆何道從來？岐伯答曰：營出中焦，衛出下焦。黃帝曰：愿聞三焦之所出。岐伯答曰：上焦出于胃上口，并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還至陽明，上至舌，下足陽明，常與營俱行于陽二十五度，行于陰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夏大會于手太陰矣。（『黃帝內經·營衛生會』）
- (28) 人一日一夜，凡一万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度，周于身。——榮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為一周也，故五十度夏會于手太陰。（『難經·經脉診候』）

例(27)義指“黃帝說：請教三焦之氣的出發處。岐伯說：上焦出自胃的上口賁門，與食道并行向上至咽喉，貫穿于膈膜而分布于胸中，再橫走至腋下，沿着手太陰經的路線循行，回夏至手陽明，向上到舌，下循足陽明胃經，衛氣與營氣同樣運行于陽分二十五周次，運行于陰分二十五周次，這就是晝夜一周，所以衛氣五十周次行遍全身，再與營氣會合于手太陰肺經。”其中“度”可以被分析為表示計量動詞的結果和完成的次數。

例(28)義指“人一日一夜，通常呼吸一万三千五百次，脉行五十度(次)，周遍全身。——榮衛之氣運行于身體的陽面二十五度(次)，運行于身體的陰面也是二十五度(次)，這樣正好是一周，所以一共五十度(次)。”同例(28)其中“度”可以被分析為表計量的次數。

關於中醫的理論，博大精深，但究其本質離不開人法自然，中醫認為人體的運行和自然宇宙的天體運行，陰陽五行是息息相關的，因而上述用例中的“度”雖然說不具有表天體運行單位的實在意義，但或多或少還具有表人體部位器官等不同位置的意味，但意義上較模糊，另外又因“度”用于“移/行/下+數詞(一)+度”的

4) 學術界普遍認為《黃帝內經》成書非一時，作者亦非一人。其筆之于書，應在戰國，其個別篇章成于兩漢。其《素問》中一些篇章用于支紀年，而采用干支紀年是東漢之事。

語法結構，從而更具有了補充說明表位移動作行為的數量的意義。

發展至東漢時期，“度”的動量用法不僅僅用于計量“移，行，下”等表示位移動作義類的動詞，還可以計量其他表非位移動作義類的動詞，可見“度”的實詞義發生了進一步的虛化，其動量用法的發展使用也更為明確而廣泛。可以說最遲至東漢時期，“度”已經完成了動量用法的語法化過程，東漢時期“度”的動量用例共 2 例。

- (29)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証并治法上』）
- (30) 日兩度服之，吐出如蜥蜴三五枚。（『金匱要略·果實菜谷禁忌并治』）

例(29)義指“太陽病，患病八九天左右時，會有像瘧疾一樣陣發性的發熱怕冷，發熱多一點，怕冷少一點，患者沒有嘔吐的現象，大小便還算正常，一天會發作好幾次。”其中“度”用于“數詞+度+動詞”結構，表示病症發作的次數。

例(30)義指“一天服用兩次，會吐出像蜥蜴大小的三五顆異物”，其中“度”亦用于“數詞+度+動詞”結構，表示服用藥物的次數。

由上可見，上古先秦時期“度”尚未見其動量用法，但“度”表示天體運行單位的名詞義頻繁出現于“動詞+數詞+度”結構，這就為“度”動量詞用法的產生提供了一定的合適的語法結構環境。而隨着“度”在某些語言環境中，其名詞義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的逐漸增強，從而其名詞實義逐步發生虛化。“度”從表示具有實在意義的天體運行的單位，過渡為表示對“移、行、下”這一位移動作行為結果的計量，“度”的這一語法化現象，在先秦兩漢時期開始逐漸產生并得到進一步發展。至東漢時期，我們可以毫不質疑地認為“度”的動量詞用法已經完成了過渡，開始進入正式使用階段，這時“度”的實詞義已經完全虛化，能結合的動詞義類也逐漸寬泛起來。

3. 關於動量詞“度”的發展演變

1) 魏晉南北朝時期

發展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量詞進入了極大的繁榮階段，動量詞“度”的使用也更加廣泛起來，不僅僅是醫藥典籍，在其他各類性質的文獻典籍中，“度”的動量用例均有出現，且“度”所能結合的動詞義類和所承擔的語法功能也極大地豐富完善起來。這裡略舉用例如下。

- (31) 煉成松脂，末，填瘡孔令滿，日三四度用之。（『肘后備急方卷五』）
- (32) 但令痛以手摩捋，抑按，日數度，自消。（『齊民要術第三十六』）
- (33) 治牛疥方：煮烏豆汁，熱洗五度，即差耳。（『齊民要術第七十六』）
- (34) 必須三度舒而展之。（『齊民要術第三十』）
- (35) 畫眉千度拭，梳頭百遍撩。（庾信『夢入堂內』）
- (36) 至曉，頭還，褥被不得安，兩三度墮地。（『搜神記卷十二』）
- (37) 忽一度還家，飲酒醉臥在床。（『搜神記卷四』）
- (38) 一歲再度，更賦至重，邊人貧苦，無以供給，求省郡。（『華陽國志·卷三·蜀志』）
- (39) 彪前后六度銜命。（『北史·卷四〇·李彪傳』）
- (40) 是時伏委頻螺遊叶，以佛三度殷勤求已，即白佛言。（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40）
- (41) 不見澗邊柏，歲寒守一度。（『潘黃門集』）

例(31)義指“把煉成的松脂磨成粉末”填滿瘡孔，一天用三四次，其中“度”計量“用藥醫治”的動作，具體方法是“用松脂藥粉塗抹填充瘡痕患處”，句中“數詞+度”位于動詞“用”前作狀語。

例(32)義指“但要（讓風腫）有痛感，要用手撫摩，壓按，一天幾次，（風腫）會自然消除”，其中“度”計量“用手撫摩壓按風腫”的動作，句中“數詞+度”位于“日”后可視為作謂語，省略動詞，事實上，在醫藥農書類文獻中，“日+數詞+度”，“如此+數詞+度”類似表達出現頻繁，句中均省略動詞，我們根據前后語義以及結合的詞語詞性，一般的情分析為謂語或主語。

例(33)義指“治療牛疥癬的方法：煮黑豆汁，(用黑豆汁)趁熱時洗(患處)5次左右，一般就會治愈”，其中“度”計量“洗”的動作，句中“數詞+度”位于動詞“洗”后做補語。

例(34)義指“必須要舒展打開(書櫥中的書)三次”，其中“度”計量“舒而展之”的動作，句中“數詞+度”位于動詞“舒而展”前作狀語。

例(35)義指“畫眉畫了几千次(很多次)，梳頭梳了上百遍(很多遍)”，其中“度”計量“拭”的動作，句中“數詞+度”位于動詞“拭”前作狀語。

例(36)義指“到了晨曉時分，(婢女的)頭回來了，但碍于被褥无法安放(回身体上)，掉落到地上兩三次”，其中“度”計量“墮地”的動作，句中“數詞+度”位于動詞“墮”前作狀語。

例(37)義指“忽然有一次回家來，喝醉了酒躺在床上”，其中“度”計量“還”的動作，句中“數詞+度”位于動詞“還”前作狀語。

例(38)義指“一年二次(規定輪番戍邊服兵役)，(因而)以納錢代服兵役的賦稅極為苛重”，其中“度”計量“更役(輪番戍邊服兵役)”，“一年兩度”的表達中省略了動詞，句中“數詞+度”位于“一年”后，這里我們視“兩度”為主語“一年”的數量謂語。

例(39)義指“李彪前后六次接受命令(遵奉皇帝御命)”，其中“度”計量“銜命”的動作，句中“數詞+度”位于動詞“銜命”前作狀語。

例(40)義指“因為佛陀三次殷勤懇切相語不止，于是對佛陀說：‘真實得道的佛陀，我不會推辭拒絕的。’其中“度”計量“殷勤未已”，句中“數詞+度”位于動詞“殷勤未已”前作狀語。

例(41)義指“山澗邊的柏樹，即使寒冬也相守一次”，其中“度”計量“守”，“一度”表面意義“相守一次”，意義融合即指“一直守候”。句中“數詞+度”位于動詞“守”后作補語。

如上所見，就我們檢索語料庫的結果來看，動量詞“度”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十分活躍，常見于各類文獻。動量詞“度”因其來源最先出現于醫藥文獻典籍，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繼續運用于此類文獻，同時在實用性和口語性極強的農業文獻中也被廣泛使用，而且史書地理志類文獻，詩賦理論類文獻，志怪小說類文獻中都有動

量詞“度”的用例。

同時，動量詞“度”所能結合的動詞義類也更為豐富起來，不僅适用于位移類動詞，病症發作類動詞和藥物飲食服用類動詞，還擴大到可以結合很多不同種類的動詞，可以結合表示其他身體部位的動作的動詞，如(32)，(33)，(34)，(35)手部動作，(36)頭部動作，(37)整个人體動作等，另外“度”也可以用來計量表示抽象意義的(38)征收賦稅，(39)接受命令，(40)言談囑托，(41)自然景物周期性變化等動詞。另外，從句法功能上來看，動量詞“度”構成數量結構所承擔的語法功能既可以作狀語，如(31)，(32)，(34)，(35)等；也可以做補語，如(33)，(41)；省略動詞還可以視為做謂語，如(38)。

劉世儒先生(1965)『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中認為動量詞“度”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不如動量詞“過”常見，語法功能上不如“過”靈活。在我們檢索的語料中，動量詞“過”共有用例115，動量詞“度”共有用例108，相差並不懸殊，所以我們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動量詞“度”和動量詞“過”不分伯仲，處於共存發展，互相競爭的狀態，尤其是在一些口語性和實用性比較強的醫藥農業文獻中，“度”甚至比“過”更為常用。另外，從句法功能上來看，動量詞“度”構成數量結構所承擔的語法功能可狀可補，可主可謂。通過具體數據統計，我們可以確定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動量詞“度”和動量詞“過”的使用分布以及用法不相上下，並且動量詞“度”的語法功能也十分靈活多樣。詳見下表一。

表一：動量詞“度”、“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具體使用數據

	史書 地理 志	道家 道教 文獻	佛經 譯文	詩賦 理論	志怪 小說	醫藥 農業	總計
過	8	76	15	1	7	8	115
度	3	0	1	6	2	97	108

2) 唐宋元明清時期

動量詞先秦時偶爾可見，魏晉南北朝時初步成熟，發展到唐五代時已經十分盛行。唐五代時，出現了“場”、“巡”、“遭”、“頓”、“件”等新興動量詞，其中的“場”、“頓”、“遭”等一直沿用到現代漢語中。動量詞“度”在唐五代時期發展成熟，其用法與現代漢語中已基本沒有什麼差別。值得注意的是，唐五代時期，“度”的使用頻率大幅提升，適用範圍也不斷擴大，“度”的適應範圍擴展到了抽象的精神活動領域，詳見下例。

- (42) 几度无聊倍惆悵，臨風搔首獨興哀。（『全唐詩』卷四百六十七牟融「客中作」）
 (43) 生不一回，死不兩度。（『燕子賦』一卷）

例(42)義指“几次(多次)郁闷空虚倍感惆悵，臨風翹首撓頭獨自感嘆哀傷。”其中“度”計量表示抽象的心理精神狀態的動詞“无聊”，句中“數詞+度”位于動詞“无聊”前作狀語。

例(43)義指“生死只有一次”，其中“度”計量沒有發生發展過程的瞬間動詞“死”，句中“數詞+度”位于動詞“死”后作補語。

宋元明清時期，尤其是宋代，可以說是動量詞發展最快，變化也最為複雜的時代，現代漢語動量詞的面貌在宋代時期已經基本形成。動量詞“度”經歷了唐五代時期的極度繁榮和昌盛，發展到宋元明清時期，逐漸呈現衰退的趨勢，尤其是從宋代開始，在一些口語性質較強的文獻中，幾乎不見動量詞“度”的用例。但在文學色彩較強的文獻中，動量詞“度”的用法仍然活躍，尤其是『宋詞』，明戲曲雜劇，清文人筆記中。

我們還檢索了『全宋詞』中計數動量詞的使用情況，其中動量詞“度”出現214例，“次”出現12例，“回”205例，“過”0例。語法功能上“度”，“次”，“回”均可狀可補。宋代開始，動量詞“度”的用法逐漸衰退，史書文獻中，小說志怪類文獻中都少有所見，但在『全宋詞』中，動量詞“度”用例最多，動量詞“回”雖與之不相上下，但仍稍遜一籌。而且從動量詞“度”所能結合的動詞義類上來看，也十分廣泛，歸

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兩大類。

其一，用于表示周期性變化的動作，多為四季更迭。如：

(44) 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蘇軾「西江月」)

其二，用于其他動作。如人体的具体動作，抽象的心理感情，情緒狀態等。

如：

(45) 相逢不似長相憶，一度相逢一度愁。(周紫芝「鷓鴣天七夕」)

“度”的上述動量用法即使到了元明清時期也在使用，据喬會(2018)「清代筆記小說量詞研究」，清代筆記小說中動量詞“度”的用例相比其他性質的文獻使用頻率并不少見，其可結合的動詞義類有：位移運動類，自然周期類，心理情感類，言說視聽類，政治社會活動類，男女之事類，其他有形動作。同時作者指出“度”形成的動量詞結構在句法功能上以充當狀語為主，其次是補語，且作補語時不出現于動賓之間的用例。充當謂語和定語的用例極罕見，而且“度”的組合能力較弱，除數詞外，只与“几、數”等結合。作者認為“度”在清代筆記小說中的使用是作者有意擬古而為之，是人為的復古現象。

為了更清晰而准确地觀察動量詞“度”在宋元明清時期的分布發展使用情況，我們結合前人的研究以及我們所檢索到的資料，對魏晉部分文獻以及唐宋元明清不同時代的一些代表性作品中不同動量詞的使用情況加以了整理和數據統計，詳見如下表二。

表二：動量詞“度”“次”“回”“過”在魏晉唐宋元明清部分文獻中的使用情況

		度	次	回	過
魏晉	道家道教文獻	22	0	0	76
南北朝	醫藥農業文獻	97	2	2	8
	總計	119	2	2	84
唐	『全唐詩』	325	3	333	8
	『資治通鑑』	0	0	2	0

宋	志怪小说	7	42	12	8
	『朱子语类』	0	30	4	22
	『全宋词』	214	12	205	0
	『梦溪笔谈』	0	5	0	0
	总计	269	92	238	30
元	元曲	1	0	2	0
	元『农书』	1	17	2	1
	总计	2	17	4	1
明	『宋史纪事本末』	0	4	0	0
	『明史钞略』				
	明杂剧	29	22	5	0
	『天工开物』	29	26	5	0
	『本草纲目』				
总计	48	52	10	0	
清	『红楼梦』	0	120	219	1
	『泽农要录』	0	10	0	0
	总计	0	130	219	1

僅從上述定量定性的數據統計可以看出，魏晉時期，動量詞“度”，“過”使用頻率不相上下，“回”，“次”偶有所見。發展至隋唐五代時期，動量詞“過”的用例明顯下降，而動量詞“度”，“回”的使用頻率大幅度增加。到了宋代，動量詞“度”的發展呈現出兩極化的趨勢，在口語性極強的文獻中，動量詞“度”的使用情況急劇衰退，但在書面文學色彩濃厚的『全宋詞』中，動量詞“度”用例最高，其次是“回”，而動量詞“次”的使用頻率越發普遍而多見。發展至元代，動量詞“回”，“次”的使用頻率占據優勢，在實用性口語性較強的農業文獻中未見動量詞“度”用例，可見當時動量詞“度”的使用頻率極為少見。發展到明代，動量詞“次”，“回”的使用持續而穩定，這一時期雖然動量詞“度”的使用在一些書面語色彩比較濃厚的文獻中有所回升，但已遠不如前，尤其是延續了宋代的發展趨勢，在口語性質的文獻中極少見動量詞“度”的用法，而這一狀態延續至清代文獻以及現代漢語中。

動量詞“度”的使用頻率和活躍程度在現代漢語中雖遠不及“次”“回”，但因動量詞“度”本來源于表自然天體運行的單位，且產生發展于與人體經脈氣血有關的語義表達，故而“度”的語義特征往往和自然時間特征，人體生理心理狀態特征密不可分，這就使其所計量的動作往往和自然變化，有規律的周期性動作狀態相關，

加之從唐詩開始直至宋詞的繼續繁榮，動量詞“度”所能結合表達心理情感狀態的動詞義類的用法進一步強化，動量詞“度”所能體現出的獨特的和周期性時間相關的，和心理狀態等有關的用法，是任何一个別的動量詞都无法取代的，而且動量詞“度”的用法所能體現出的具有文學色彩的，具有正式書面語體色彩的用法正是其獨特的魅力和能繼續沿承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如：

- (46) 据悉，該馬戲節目曾于去年“十一”期間在北京朝陽公園首度上演，36場演出吸引觀眾4萬多人次。（北京大學CCL語料庫現代漢語語料）
- (47) 后來，北支日耳曼人自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和日德蘭半島再度南徙，對英國、法國、斯堪的納維亞各國產生極大影響。（北京大學CCL語料庫現代漢語語料）

4. 小結

關於動量詞“度”的來源，有“動詞說”，“名詞說”兩種觀點。

我們通過盡可能窮盡性地檢索語料庫的資料來進一步考察了“度”在先秦兩漢時期的用法。結合具體例證情況，我們認為動量詞“度”的用法來源于動詞義“渡過”的說法不符合動量詞語法化的過程，我們認為動量詞“度”來源于其表示天體運行單位的名詞義，產生發展于與人體經脈氣血有關的語義表達。

具體來說，學術界認為動量詞“度”來源于其表“渡過”義的動詞用法，所引用的例證即“策數度水戰”，而考察語料可知，此例證是唯一的例證。但我們認為該例證中的“度”，從語義上來說，結合前后語境和史實可以確定的是，“度”仍具有明確而實在的“渡過”動詞義，而從語法功能上來說，其后面接名詞賓語在句中做謂語，並不表示動作的計量。另外，從語法化過程循序漸進的漸變性規律來看，這唯一的例證並不符合產生語法化實義虛化的漸進性過程，也並不具有語言歷史過程的銜接性，因此我們認為此例中的“度”不是動量詞用法。

經過對文獻資料的全面而詳盡地進一步考察，我們發現“度”表“天體運行單

位”的名詞義，在語言歷史上頻繁地用于“行 / 移 + 數詞 + 度”的結構，這就為“度”的動量詞虛化過程提供了語言結構上的基礎。另一方面，文獻典籍中“一度”這一語言結構的運用，受前後語境制約，其意義逐漸凝固，“度”的實在意義從某種程度上難以剝離，這就為“度”名詞義的進一步引申或者虛化提供了又一促因。最後，特別是在一些以依法自然為核心的醫藥物典籍中，表示天體位移過程單位的“度”被隱喻到人體經脈氣血的運行以及醫治療愈過程的進行，從而“度”具體實在的表天體運行單位的名詞義逐步發生虛化，逐漸被用來計量和時間特征有關的動詞義類，如經脈氣血的運行，病症的發作，藥物的服用等。最遲在東漢時期的醫藥典籍中，我們可以毫不質疑地發現動量詞“度”的用例。

發展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量詞進入了極大的繁榮階段，動量詞“度”的使用也更加廣泛起來，不僅僅是醫藥典籍，在其他各類性質的文獻典籍中，“度”的動量用例均有出現，且“度”所能結合的動詞義類和所承擔的語法功能也極大地豐富完善起來。發展至隋唐五代時期，動量詞“度”，“回”的使用頻率大幅度增加。到了宋代，動量詞“度”的發展呈現出兩極化的趨勢，在口語性極強的文獻中，動量詞“度”的使用情況急劇衰退，但在書面文學色彩濃厚的『全宋詞』中，動量詞“度”用例最高。發展到元明時期，“度”的使用在一些書面語色彩比較濃厚的文獻中有所回升，而這一狀態延續至清代文獻以及現代漢語中。

本文通過盡可能全面而詳盡地考察文獻資料來具體探求動量詞“度”的來源，結合語料，我們具體論述了動量詞“度”產生，發展和逐步演變的過程，但限于篇幅，文中對於動量詞“度”在魏晉以後，唐五代，宋元明清時期的發展演變情況並沒有詳細說明，對此，我們予以另文探討，希望對動量詞“度”來源的探討能為學術界動量詞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幫助。

〈參考文獻〉

參考書目

劉世儒，『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王 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王 力,『漢語語法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89年.

參考論文

- 王紹新,「從幾個例詞看唐代動量詞的發展」,『古漢語研究』,1997年2期.
吳伯方,「關於漢語動量詞的起源」,『語文輔導』,1990年1期.
邵敬敏,「動量詞的語義分析及其與動詞的選擇關係」,『中國語文』,1996年2期.
李建平,「唐五代動量詞初探」,『勝利油田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3年1期.
於立昌,「漢語動量詞產生時間問題再探討」,『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6期.
南 北,「論中古和近代漢語的高頻動量詞」,『長江大學學報』,2014年7期.

學位論文

- 陳 穎,「宋代動量詞研究」,四川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1年.
彭文芳,「元代量詞研究」,廣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1年.
遊 黎,「唐五代量詞研究」,四川大學碩士論文,2002年.
邵 勤,「動量詞的認知研究」,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
葉桂柳,「『六十種曲』和明代文獻的量詞」,湖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
賀芳芳,「『齊民要術』量詞研究」,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
莊素真,「一組專用動量詞的發展演變研究」,河南大學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07年.
李建平,「先秦兩漢量詞研究」,西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
伍翠亭,「『肘後備急方』量詞研究」,廣西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
喬 會,「清代筆記小說量詞研究」,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8年.

〈中文摘要〉

如果个体动量词的历时共时发展演变研究能够得到全面准确,翔实而深入地展开,动量词体系的整体发展演变面貌就能得到更全面而准确地考察和描写,而目前学术界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这一研究实可谓任重而道远。拿动量词“度”来说,尽管在一些断代量词研究著作以及专书量词研究著作中对动量词“度”的产生以及发展有所论述,但尚未有专门针对动量词“度”的研究。比如关于动量词“度”的来源,学术界普遍公认的说法是“动词说”。“动词说”观点认为动量词“度”来源于其表“渡过”义的动词用法,但所举证的用例仅有一

例。经过进一步地考察分析，我们认为该例证中的“度”，并未发生语义上的虚化，仍具有明确而实在的“渡过”动词义，且后面接名词宾语在句中做谓语，并不表示动作的计量。另外，这一学术界所公认的唯一例证并不符合实义虚化的语法化产生的渐进性和语言历史过程中语言渐变的衔接性。经过我们对文献资料全面而详尽地进一步考察，我们发现“度”表“天体运行单位”的名词义，在语言历史上频繁地用于“行/移+数+度”的结构，这就为“度”的动量词虚化过程提供了语法结构上的基础，而这一结构的频繁出现，加之“度”在某些语言环境中语义上的模糊性和不可剥离性，其具体实在的表天体运行单位的名词义逐渐发生了虚化。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来自于对天体运行的观察度量，天干地支，阴阳五行，生生不息，人法自然，特别是在一些以依法自然为核心的医药典籍中，表示天体位移过程单位的“度”被隐喻到人体经脉气血的运行以及医治疗愈过程的进行，从而“度”具体实在的表示天体运行单位的名词义逐步发生虚化，逐渐被用来计量和时间特征有关的动词义类。最迟在东汉时期的医药典籍中，我们可以毫无质疑地发现动量词“度”的种种用例。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动量词“度”的使用也更加广泛起来，所能结合的动词义类和所承担的语法功能也极大地丰富完善起来。发展至隋唐五代时期，动量词“度”的使用频率大幅度增加。到了宋代，动量词“度”的发展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在口语性极强的文献中，动量词“度”的使用情况急剧衰退，但在书面语文学色彩浓厚的『全宋词』中，动量词“度”用例最高，发展到元明清时期，“度”延续了宋代的发展趋势，在口语性质的文献中极少见，但在文学色彩浓厚的书面语文献中仍有使用，而这一状态延续至今现代汉语中。

关键词：动量词，“度”，来源，动词，名词，语法化

〈Abstract〉

On the Origin of the Momentum Word “Du”

Liu, Jie

If the research on the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individual momentum words can be carried out in a comprehensive, accurate and

in-depth way,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momentum word system can get more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investigation and description. However, the current research in this field in academia still needs further study, which is a long way to go. Take the verb Quantifier “Du” for example. Although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mentum word “Du” has been discussed in some dating quantifier research works and special book quantifier research works, there has not been a specific research on the momentum word “Du”. For example, when it comes to the origin of the momentum word “Du”, it is generally accepted in academia as “Verb Theory”. According to the view of “Verb Theory”, the momentum word “Du” comes from the verb usage which shows the meaning of “crossing”, but there is only one use case. After further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we believe that the “Du” in this example still has a clear and real meaning of “crossing” as a verb, and it is followed by noun object, so it is used as the predicate in the sentence, which does not mean the measurement of action. In addition, the only example recogniz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gradualness of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 cohesion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language. After a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study of the literature, we find that the nominal meaning of “Du” in the table of “celestial motion unit” is frequently used in the structure of “go / move + number + Du” in the history of language, which provides a grammatical basis for the process of “Du” momentum word virtualization, and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this structure, together with “Du” in some language environments, The semantic fuzziness and inseparability make the nominal meaning of the concrete operation unit of the surface objects gradually become virtual. The astronomical calendar in ancient China comes from the observ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the movement of celestial bodies, the heavenly stems and earthly branches, the five elements of yin and Yang, which are endless, and the human body’s rule is natural, especially in some medical materials classics with the core of nature according to the nature’s rule, the “Du” of the displacement process unit of celestial bodies is metaphorized to the movement of human meridians and Qi and blood as well as the healing process of medical treatment, so as to express the “Du” concretely. The nominal meaning of celestial movement unit is gradually virtualized, and it is gradually used to measure the semantic category of verbs related to time characteristics. At the latest, we

can find that all kinds of use cases of the momentum word “Du” is in the medical classics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In the period of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 use of the momentum word “Du” was more extensiv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verb meaning and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s it undertook was also greatly enriched and improved. In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the use frequency of momentum word “Du” increased greatly. In Song Dynasty, the development of momentum word “Du” showed a trend of polarization. In the highly spoken literature, the use of momentum word “Du” declined sharply, but in the “all Song Ci” with a strong color of written philology, the use case of momentum word “Du” was the highest. In the period of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u” continu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ong Dynasty, rarely seen in the spoken literature. However, it is still used in the written Chinese offering with strong literary color, and this state continues to the present in modern Chinese.

Key words: Momentum word “Du”, Derivation, Verb, None, Grammaticalization

〈한국어 요약〉

動量詞“度”의 출처

개체 動量詞의 歷代 발전 변화 연구가 全面적으로 정확히 展開될 수 있다면 動量詞 체계의 발전 변화 面貌도 더욱 全面적이고 정확하게 관찰하고 描寫할 수 있다. 따라서 현재 관련 연구는 더욱 심천 분석이 필요하다. 動量詞“度”를 말하자면, 일부 斷代 量詞 연구 저작 및 專書 量詞 연구 저작에서 動量詞“度”에 대한 발생과 발전에 대해 논술하고 있지만, 아직 動量詞“度”에 대한 전면적 연구는 없었다. 예를 들어 動量詞“度”의 출처에 관해 학계에서 普遍적으로 公認하는 관점은 “動詞說”이다. “動詞說”은 動量詞“度”가

“건너다”라는 뜻의 동사 용법에서 비롯되었으나, 증거의 용례는 단 하나밖에 찾을 수 없다. 분석을 거쳐 우리는 이 예문 중의 “度”를 생각하면, 語義上的 虛化는 발생하지 않았으며, 여전히 “건너다”의 의미를 가지고 있으며, 뒤의 명사 목적어가 있으므로 “度”는 구절에서 술어로 사용되어 동작의 計量이 되지 않았다. 학계에서 公認하는 유일한 예문은 실제의 뜻이 虛化된 語法化 과정에 부합하지 않을 뿐 아니라 언어 변화의 漸進性과 언어 역사 과정의 連續性이 없다.

문헌 자료에 대해 전면적으로 상세하게 조사하고 나서, 필자는 動量詞 “度”는 “천체 운행 단위”의 名詞義에서 비롯되었고 형성되었다는 것을 주장한다. 언어의 역사상 頻繁히 “行/移+數詞+度”의 구조로 쓰이며, 이것은 “度”의 動量詞 虛化 과정을 통해 어법 구조의 기초를 제공한다. 그리고 이 구조는 頻繁히 나타나면서 일부 언어 환경에서는 “度”의 語義상의 模糊性과 변화가 시작되었다. “度”의 구체적인 “천체 운행 단위”의 名詞義는 점차 虛化되었고 이 과정은 중국문화와 깊은 연관관계를 가지고 있는 것으로 보인다. 醫藥物 經典에서는 천체 운행 과정 단위의 “度”가 인체 經脈 氣血의 운행 및 의학 치료 과정을 隱喻적으로 표현하고 있다. “度”는 원래 천체 운행 단위의 名詞義였으나 점차 虛化되어 시간적 특징과 관련된 동사류로 計量되어 사용된다. 적어도 東漢 시기의 醫藥 經典에서 우리는 動量詞 “度”의 여러 용례를 발견할 수 있다. 魏晉 南北朝에서는 動量詞 “度”가 廣泛위하게 사용되고 있으며, 結合할 수 있는 동사類와 사용되는 語法 기능도 매우 풍부하게 보완되기 시작했으며 隋唐 5代 시대에서는 動量詞 “度”의 사용 빈도가 더욱 크게 증가했다. 宋代에서의 動量詞 “度”의 발전은 兩極化의 趨勢를 보이며 口語성이 강한 문헌에서 動量詞 “度”의 사용빈도가 급격히 감소하지만, 文語적 文學色彩가 강한 全宋詞에서의 動量詞 “度”의 사용빈도가 높았다. 元 明 淸 시대에서도 “度”는 宋代의 발전 趨勢를

이어가고 있다. “度”는 ^{구어}口語 성질의 문헌에서는 사용빈도가 극히 드문 편이나 ^{문학 색채}文學色彩가 강한 문헌에서는 여전히 사용되고 있으며 이 현상은 현재까지 이어져 현대 중국어로 이어지고 있다.

주제어: ^{동량사}動量詞 “度”, ^{래원}來源(출처), 동사, 명사, ^{어법화}語法化

이 논문은 2020년 1월 6일에 접수되어 2020년 2월 6일에 심사가 완료되고
2020년 2월 13일에 게재가 확정되었음.

